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舊五代史卷七十一至五

詳校官編修臣黃壽齡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吳翼成

謄錄監生臣譚湘鏡

欽定四庫全書

舊五代史卷七十一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唐書第四十七

列傳二十二

馬郁其先范陽人郁少警悟有俊才智數言辨縱橫下筆成文乾寧末為府刀筆小吏李匡威為王鎔所殺鎔書報其弟匡時匡儔遣使于鎔問謀亂本末慕容為書

多不如旨郁時直記室即起草為之條列事狀云可疑者十詞理俊贍以此知名嘗聘王鎔于鎮州官妓有轉轉者美麗善歌舞因宴席郁累挑之幕客張澤亦以文章名謂郁曰子能座中成賦可以此妓奉酬郁抽筆操紙即時成賦擁妓而去郁在武皇幕累官至檢校司空秘書監武皇與莊宗禮遇俱厚歲時給賜優異監軍張承業本朝舊人權貴任事人士脅肩低首候之郁以滑稽侮狎其往如歸有時直造卧内每賓僚宴集承業出

珍果陳列于前食之必盡承業私戒主膳者曰他日馬
監至唯以乾藹子置前而已郁至窺其不可啖異日鞞
中出一鐵搗碎而食之承業大笑曰為公設異饌勿敗
余食案其俊率如此郁在莊宗幕寄寓他上年老思鄉
每對莊宗歎歐言家在范陽乞骸歸國以葬舊山莊宗
謂之曰自卿去國已來同舍孰在守光尚不能容父能
容卿乎孤不惜卿行但卿不得死爾郁既無歸路衷懷
嗚悵竟卒于太原

司空頴貝州人唐僖宗時舉進士不中屬天子播遷三輔大亂乃還鄉里羅紹威為節度副大使頴以所業干之慕容公乘億為延譽羅弘信署為府參軍辟館驛巡官張彥之亂命判官王正言草奏正言素不能文不能下筆彥怒詬曰鈍漢乃辱我推之下榻問孰可草奏者有言頴羅王時書記乃馳騎召之頴揮筆成文詆斥梁君臣彥甚喜以為判官及張彥復脅賀德倫降于唐德倫遣頴先奉狀太原

北夢瑣言載其狀詞云屈原哀郢本非怨望之人樂毅歸燕且異傾

邪之 莊宗仍以顥為判官後以顥權軍府事顥有姪在

梁遣家奴以書召之都虞候張裕擒其家奴以謂通于

梁遂見殺

通鑑晉王賁顥曰自吾得魏博庶事悉以委公公何得見欺如是獨不可先相示耶揖令

歸第是日族誅于軍門

曹廷隱魏州人也為本州典謁虞候賀德倫使西迎莊

宗于晉陽莊宗既得鄴城擢為馬步都虞候以其稱職

自是遷拜日隆天成初除齊州防禦使下車嚴整頗有

清白之譽時有孔目史范弼者為人剛愎視廷隱蔑如

也弼監軍廩鬻空乏以取貲又私貨官鹽廷隱按之遂
奏其事弼家人訴于執政並下御史府劾之弼雖伏法
廷隱以所奏不實亦流永州續勅賜自盡時人寃之

蕭希甫宋州人也少舉進士為梁開封尹袁象先書記
象先為青州節度使以希甫為巡官希甫不樂乃棄其母
妻變姓名亡之鎮州自稱青州掌書記進謁王鎔鎔以
希甫為參軍尤不樂居歲餘又亡之易州削髮為僧居
百丈山莊宗將建國置百官李紹宏薦為魏州推官同

光初有詔定內宴儀問希甫樞密使得坐否希甫以為不可樞密使張居翰聞之怒謂希甫曰老夫歷事三朝天子見內宴數百子本田舍兒安知宮禁事希甫不能對初莊宗欲以希甫知制誥宰相豆盧革等附居翰共排斥之以為駕部郎中希甫失志尤怏怏莊宗滅梁室遣希甫宣慰青齊希甫始知其母已死妻袁氏以改嫁希甫乃發哀服喪居于魏州人有引漢李陵書以譏之曰老母終堂生妻去室天成初欲召為諫議豆盧革韋

說沮之明宗卒以希甫為諫議大夫復為匭函使其後
草說為安重誨所惡希甫希旨誣奏草縱田客殺人而
說與鄰人爭井井有寶貨有司推勘井中惟破釜而已
草說卒皆貶死希甫拜左散騎常侍躁進尤甚引告變
人李筠夜扣內門通變書云修堤兵士欲取郊天日舉
火為叛安重誨不信之斬告變者軍人訴屈請希甫啖
之既而詔曰右散騎常侍集賢殿學士判院事蕭希甫
身處班行職非警察輒引兇狂之輩上陳誣訛之詞逼

近郊裡扇搖軍衆李筠既當誅戮希甫寧免謫遣可貶
嵐州司戶參軍仍馳驛發遣長興中卒于貶所子士明
仕周終于邑宰

藥縱之太原人少為儒明宗刺代州署為軍事衙推從
明宗鎮邠州為掌書記歷天平宣武兩鎮節度副使明
宗鎮常山被病不從及即位縱之見于洛邑安重誨怒
其觀望久無所授明宗曰德勝用兵時縱之饑寒相伴
不離我左右今有天下何人不富貴何為獨棄縱之決

旬授磁州刺史歲餘自戶部侍郎遷吏部侍郎銓總之法惘然莫知長興初為曹州刺史清泰元年九月以疾受代而卒

賈馥故鎮州節度使王鎔判官也家聚書三千卷手自刊校張文禮殺王鎔時莊宗未即尊位文禮遣馥至鄴都勸進因留鄴下棲遲郵舍莊宗即位授鴻臚少卿後以鴻臚卿致仕復歸鎮州結茅于別墅自課兒孫耕牧為事馥初累為鎮冀屬邑令所蒞有能政性恬澹與物

無競乃鎮州士人之秀者也

馬縞少嗜學以明經及第登拔萃之科仕梁為太常修撰累歷尚書郎參知禮院事遷太常少卿梁代諸王納

嬪公主下嫁皆于宮殿門庭行揖讓之禮縞以為非禮

上疏止之物議以為然

以下有闕文

長興四年為戶部侍郎

縞時年已八十及為國子祭酒八十餘矣形氣不衰于事多遺忘言元稹不應進士以父元魯山名進故也多如此類又上疏古者無嫂叔服文皇創意以兄弟之親

不宜無服乃議服小功今令文省服制條為兄弟之妻大功不知何人議改而寘于令文諸博士駁云律令國之大經馬縞知禮院時不曾論定今遽上疏駁令式罪人也

羅貫不知何許人進士及第累歷臺省官自禮部員外郎為河南令貫為人強直正身奉法不避權豪時宦官伶人用事凡請託于貫者其書盈閣一無所報皆以示郭崇韜因奏其事由是左右每言貫之失先是梁時張

全義專制京畿河南洛陽寮佐皆由其門下事全義如
廝僕及貫授命持本朝事體奉全義稍慢部民為府司
庇護者必奏正之全義怒因令女使告劉皇后從容白
于莊宗宦官又言其短莊宗深怒之會莊宗幸壽安山
陵道路泥濘莊宗訪其主者宦官曰屬河南縣促令召
貫至奏曰臣初不奉命請詰稟命者帝曰卿之所部反
問他人何也命下府獄府吏榜笞促令伏款翌日傳詔
殺之郭崇韜奏曰貫別無贓狀橋道不修法未當死莊

宗怒曰母后靈駕將發天子車輿往來橋道不修是誰之過也崇韜奏曰貫縱有死罪俟款狀上奏所司議讞以朝典行之死當未晚今以萬乘之尊怒一縣令俾天下人言陛下使法不公矣莊宗曰既卿所愛任卿裁決因投袂入宮崇韜從而論列莊宗自闔殿門不得入即令伏法曝屍于府門冤痛之聲聞于遠邇

淳于晏

以下有闕文

以明經登第自霍彥威為小校晏寄食

于門下彥威常因兵敗獨脫其身左右莫有從者惟晏

杖劍從之徒步草莽自是彥威高其義相得甚歡及歷
數鎮皆為從事軍府之事至于私門事無巨細俱取決
于晏雖為幕賓有若家宰爾後公侯門客往往効之時
謂之効淳故彥威所至稱治由晏之力也

以下殘闕

張格字承之故宰相濬之子也濬為梁祖所忌潛遣人

害于長水格易姓名流轉入蜀

舊唐書張濬傳永寧縣史葉彥者張氏侍之素

厚告格曰相公之禍不可免即君宜自為計濬曰留則
併命去或可免冀存後嗣格拜辭而去葉彥率義士三

十人送渡漢江而旋
格由荆江上峽入蜀

王建僭號以格為宰相格所生母

當潛之遇害潛匿于民間落髮為尼流浪于函洛王建
聞之潛使人迎之入蜀賜紫加號慈福大師及建卒蜀
人以格為山陵使格有難色未幾得罪出為茂州刺史
偽制責詞云送往辭命不忠也喪母匿喪非孝也王衍
嗣偽位後數年復用為宰相同光末蜀平格至洛陽舊唐
書任圜攜格還洛格感葉彥之惠訪之身已歿厚卹
其家又攷張潛第三子仕吳改名李儼見九國志授
太子賓客任圜愛其才奏為三司副使尋卒于位格有
文章明吏事時頗稱之

許寂字閑閑祖祕名間會稽寂少有山水之好汎覽經

史窮三式尤明易象

太平廣記云寂學易于晉徵君

久棲四明山不干

時譽昭宗聞其名徵赴闕召對于內殿會昭宗方與伶

人調品箏篋事訖方命坐賜果問易義既退寂謂人曰

君淫在聲不在政矣寂聞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

百官百官或象之今不厭賤事自求其工君道替矣尋

請還山寓居于江陵以茹芝絕粒自適其性天祐末節

度使趙匡凝昆季深禮遇之師授保養之道唐末除諫

官不起漢南謂之徵君梁攻襄陽匡凝兄弟棄鎮奔蜀
宥偕行歲餘蜀主王建待以師禮位至蜀相同光末平
蜀與王衍俱從于東授工部尚書致仕卜居于洛時宥
已年高精彩猶健冲漠寡言時蜀語云可恠可恠人莫
知其際清泰三年六月卒時年八十餘子孫位至省郎
同光時以方術著者又有僧誠惠誠惠初于五臺山出
家能修戒律稱通皮骨肉三命人初歸向聲名漸遠四
方供饋不遠千里而至者衆矣自云能役使毒龍可致

風雨其徒號曰降龍大師京師旱莊宗迎至洛下親拜之六宮參禮士庶瞻仰謂朝夕可致甘澤禱祝數旬畧無徵應或謂官以祈雨無驗將加焚燎誠患懼而遁去及卒賜號法雨大師塔曰慈雲之塔

周玄豹者本燕人世為從事玄豹少為僧其師有知人之鑒從遊十年餘苦辛無憚師知其可教遂以表許之術授之大略狀人形貌比諸龜魚禽獸目視臆斷咸造其理及還鄉遂歸俗初盧程寄褐遊燕與同志二人謁

馬玄豹謂鄉人張殷袞曰適二君子明年花發俱為故人惟彼道士佗年甚貴至來歲二子果卒又二十年盧程登庸于鄴下玄豹歸晉陽張承業信重之言事數中承業俾明宗易衣列于諸校之下以佗人詐之而玄豹指明宗于末綴言曰骨法非內衙太保歟咸伏其異或問明宗之福壽惟云末後為鎮州節度使時明宗為內衙都校纔兼州牧而已昭懿皇后夏氏方侍中櫛偶忤旨大為明宗價楚玄豹見之曰此人有藩侯夫人之位

當生貴子明宗赫怒因解後其言果驗太原判官司馬
揆謁玄豹謂揆曰公五日之中奉使萬里未見迴期揆
數日後因酒酣為衣領扼之而卒莊宗署玄豹北京巡
官明宗即位之明年一日謂侍臣曰方士周玄豹昔曾
言朕諸事有徵可詔北京津置赴闕趙鳳奏曰袁許之
事玄豹所長者以陛下貴不可言今既驗矣餘無可問
若詔赴闕下則奔競之徒爭問吉凶恐近于妖惑乃止
今以金帛厚賜之授光祿卿致仕尋卒于太原年八十

餘

舊五代史卷七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舊五代史卷七十二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唐書第四十八

列傳二十四

張承業字繼元本姓康同州人咸通中內常侍張泰畜
為假子先啟中主郃陽軍事賜紫入為內供奉武皇之
討王行瑜承業累奉使渭北因留監武皇軍事賊平改

酒坊使三年昭宗將幸太原以承業與武皇善乃除為河東監軍密令迎駕既而昭宗幸華州就加左監門衛將軍駕在鳳翔承業屢請出師晉絳以為岐人犄角崔魏公之誅宦官也武皇偽戮罪人首級以奉詔匿承業于解律寺昭宗遇弒乃復請為監軍夾城之役遣承業求援于鳳翔時河中阻絕自離石渡河春冰方泮凌澌奔蹙艤舟不得渡因禱河神是夜夢神人謂曰子但渡流冰無患既寤津吏報曰河冰合矣凌晨躡冰而濟旋

踵冰解使還武皇病篤啟手之夕召承業屬之曰吾兒
孤弱羣臣縱橫後事公善籌之承業奉遺顧爰立嗣王
平內難策略居多既終易月之制即請出師救潞破賊
夾城莊宗深感其意兄弟之親幸承業私第升堂拜母
賜遺優厚時莊宗初行墨制凡除拜之命皆成于盧汝
弼之手汝弼既自為戶部侍郎乃請與承業改官及開
國邑承業拒而不受其後但稱本朝舊官而已天祐中
幽州劉守光敗其府掾馮道歸太原承業辟為本院巡

官承業重其文章履行甚見待遇時有周玄豹者善人
倫鑒與道不合謂承業曰馮生無前程公不可過用管
書記盧質聞之曰我曾見杜黃裳司空寫真圖道之狀
貌酷類馮將來必副大用玄豹之言不足信也承業薦
為霸府從事馮柏鄉之役王師既迫汴營周德威慮其
奔衝堅請過舍莊宗怒其懦不聽垂帳而寢諸將不敢
言事咸詣監軍請白承業遽至牙門褰帳而入撫莊宗
曰此非王安寢時周德威老將洞識兵勢姑務萬全言

不可忽莊宗蹶然而興曰子方思之其夕收軍保鄆邑
德威討劉守光令承業往視賊勢因請莊宗自行果成
大捷承業感武皇厚遇自莊宗在魏州垂十年太原軍
國政事一委承業而積聚餘帑收兵市馬招攘流散勸
課農桑成是霸基者承業之忠力也時貞簡太后韓德
妃伊淑妃諸宅王之貴洎王之介弟在晉陽宮或不以
其道干于承業悉不聽踰法禁者必懲繇是貴戚斂手
民俗丕變或有中傷承業于莊宗者言專弄威柄廣納

賂遺莊宗歲時還晉陽宮省太后須錢捕博給伶官嘗
置酒于泉府莊宗酣飲命興聖宮使李繼岌為承業起
舞既竟承業出寶帶幣馬奉之莊宗指錢積謂承業曰
和哥無錢使七哥與此一積寶馬非殊惠也承業謝曰
即君哥勞承業自出已俸錢此錢是大王庫物准擬支
贍三軍不敢以公物為私禮也莊宗不悅使酒侵承業
承業曰臣若勅使非為子孫之謀惜錢為大王基業王
若自要散施何妨老夫不過財盡兵散一事無成莊宗

怒顧元行欽曰取劍來承業引莊宗衣泣而言曰僕荷先
王遺顧誓為本朝誅汴賊為王惜庫物斬承業首死亦
無愧于先王今日請死閻寶解承業手令退承業詬寶
曰黨朱溫逆賊未嘗有一言効忠而敢依諂附揮拳踣
之太后聞莊宗酒失急召入莊宗性至孝聞太后名叩
頭謝承業曰吾杯酒之間忤于七哥太后必怪吾七哥
為吾痛飲兩卮分謗可乎莊宗連飲四鍾勸承業竟不
飲莊宗歸宮太后使人謂承業曰小兒忤特進已笞矣

可歸第翌日太后與莊宗俱幸其第慰勞之自是私謁
幾絕十四年承制授開府儀同三司左衛上將軍燕國
公固辭不受是時盧質在莊宗幕下嗜酒輕傲嘗呼莊
宗諸弟為豚犬莊宗深銜之承業盧質被禍因乘間謂
莊宗曰盧質多行無禮臣請為大王殺之可乎莊宗曰
予方招禮賢士以間霸業七哥何言之過也承業因聳
立而言曰太王若能如此何憂不得天下其後盧質雖
成縱誕莊宗終能容之蓋承業為之藻藉也十八年莊

宗受諸道勸進將篡帝位承業以為晉王三代有功
于國先人怒朱氏弑逆將復舊邦讐既未平不宜輕受
推戴方疾作肩輿之艱宮見莊宗曰王父子血戰三十
餘年蓋言報國仇讐復唐宗社今元兇未滅民賦已殫
而遽先大號蠹耗財力臣以為不可一也臣自咸通已
來伏事宮掖每見國家冊命大禮儀仗法物百司庶務
經年草定臨事猶有不可王若化家為國新立廟朝不
可乖于制度制禮作樂未見其人臣以為不可二也舉

事量力而行不可信于游譚也

通鑑攷異引秦再思洛中記異云承業諫帝曰

大王何不待誅克梁孽更乎吳蜀俾天下一家且先求唐氏子孫立之復更以天下讓有功者何人輒敢當之讓一月即一月牢讓一年即一年牢設使高祖再生太原復出又胡為哉今大王一旦自立頓失從前仗義征代之旨人情怠矣老夫是閭官不受大王官職富貴直以受先王付屬之重欲為大王立萬年之基爾

莊

宗曰奈諸將何承業知莊宗不從因號泣而言之十九年十一月二日以疾卒于晉陽之第時年七十七貞簡

太后聞喪遽至其第盡哀為之行服如兒姪禮同光初

贈左武衛上將軍謚曰貞憲

五代史闕文莊宗將即位于魏州承業自太原至謂

莊宗曰吾王世奉唐家最為忠孝自貞觀以來王室有難未嘗不從所以老奴三十餘年為吾王捃拾財賦召補軍馬者誓滅逆賊朱溫復本朝宗社耳今河朔甫定朱氏尚存吾王遽即大位可乎云云莊宗曰奈諸將意何承業知其不可諫止乃慟哭曰諸侯血戰者本為李家今吾王自取之誤老奴矣即歸太原不食而死臣謹案莊宗實錄叙承業諫即位事甚詳惟吾王自取之言不書史官諱之也

張居翰字德卿咸通初掖庭令張從玫養之為子以蔭入仕中和三年自容管監軍判官入為學士院判官遷樞密承旨內府令賜緋昭宗在華下超授內常侍出監幽州軍事秩滿詔歸節度使劉仁恭表留之天復中詔

誅宦官仁恭紹奏殺之匿于大安山之北谿天祐三年
汴人攻滄州仁恭求援于武皇乃遣居翰與書記馬郁
等率兵助武皇同攻潞州武皇因留之不遣李嗣昭節
制昭義以居翰監其軍以燕軍三千為部下俄而汴將
李思安築夾城以圍潞州居翰與嗣昭登城保守以至
解圍自是嗣昭每出征令居翰知留後事同光元年夏
四月召為樞密使加特進與郭崇韜對掌機務十月莊
宗將渡河留居翰與李紹宏同守魏州莊宗入汴加驃

騎大將軍知內侍省事依前充樞密使同光時宦官干政邦家之務皆出于郭崇韜居翰自以羈旅乘時擢居重地每于宣授不敢有所是非承顏免過而已以此脫季年之禍四年三月偽蜀王衍既降詔遷其族于洛陽行及秦川時關東已亂莊宗慮衍為變中官向延嗣馳騎賫詔殺之詔云王衍一行並宜殺戮其詔已經印畫時居翰在密地覆視其詔即就殿柱指去行字改書家字及衍就戮于秦川驛止族其近屬而已其偽官及從

行者尚千餘人皆免其枉濫居翰之力也明宗入洛居翰謁見于至德宮待罪泣涕乞歸田里詔許之乃辭歸長安仍以其子延貴為西京職事以供侍養天成三年四月以疾卒于長安時年七十一居翰性和而靜諳悉舊事在潞州累年每春課人育蔬種樹敦本惠農有仁者之心焉

馬紹宏閬官也初與孟知祥同為中門使及周德威薨莊宗兼領幽州令紹宏權知州事即位之初郭崇韜勲

望高舊在紹宏之下時徵潞州監軍張居翰與崇韜並
為樞密使紹宏失望乃以為宣徽使紹宏以已合當樞
密任常鬱鬱側目于崇韜崇韜知其慚也乃置內勾之
目令天下錢穀簿書悉委裁遣既而州郡供報輒滋煩
費議者以為十羊九牧深所不可內勾之目人以為是
妖言以下有闕文據通鑑李嗣源為謠言所屬危殆者
數四賴宣徽使李昭宏左右營護以足得全天成
元年二月已丑期以宣徽
南院使李紹宏為樞密使

孟漢瓊本鎮州王鎔之小豎也明宗鎮常山得侍左右

明宗即位自諸司使累遷宣徽南院使漢瓊性通黠善
交構初見秦王權重及挾王淑妃勢傾心事之及朱馮
用事又與之締結秦王領兵至大津橋時漢瓊與朱馮
及康義誠方會議于內庭謀猶未決漢瓊獨出死力先
入殿門奏于明宗語在秦王傳漢瓊即自介馬以召禁
軍秦王既誅翼日令漢瓊馳騎召閔帝于鄴通鑑遺漢瓊徵從厚
且權知天閔帝嗣位尤恃恩寵期月之內累加開府儀
雄府軍事同三司驃騎大將軍西軍既叛閔帝急召漢瓊欲令先

入于鄴漢瓊藏匿不行潞王行及陝州乃悉召諸妓妾
訣別欲手刃之衆知其心率皆藏竄初潞王失守于河
中勒歸于清化里第時王淑妃恒令漢瓊傳教旨于潞
王王善待之故漢瓊自謂潞王于已有恩至是乃單騎
至澠池謁見潞王因自慟哭欲有所陳潞王曰諸事不
言可知漢瓊即自預從臣之列尋戮于路左

史臣曰承業感武皇之大惠佐莊宗之中興既義且忠
何以階也夫如是則晉之勃貂秦之景監去之遠矣居

翰改一字于詔書救千人之濫死可不謂之仁人矣乎
如紹宏之爭權漢瓊之構禍乃官者之常態也又何足
以道哉

舊五代史卷七十二

舊五代史卷七十二攷證

唐列傳二十四張承業傳王若自要散施何妨老夫不
過財盡兵散一事無成 案通鑑作王自取用之何
問僕為

以疾卒于晉陽之第 案歐陽史作不食而卒通鑑作
邑邑成疾不復起

謚曰貞憲 案貞憲歐陽史作正憲

馬紹宏傳馬紹宏閹官也 案莊宗紀作李紹宏蓋嘗

賜姓

紹宏失望乃以為宣徽使 案宋史趙上交傳南遊落陽與中官驃騎大將軍馬紹宏善紹宏領北面轉運制置大使表為判官攷紹宏為北面轉運制置大使是書不載

舊五代史卷七十二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舊五代史卷七十三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唐書第四十九

列傳二十五

毛璋本滄州小校梁將載思遠帥滄州時莊宗已定魏

博思遠勢威棄州遁去璋據城歸莊宗

玉堂閒話載思遠任浮陽日有

部曲毛璋為性輕悍常與數十卒追捕盜賊還宿于逆旅毛枕劍而寢夜分其劍忽大吼躍出鞘外從卒聞者

愕然驚異毛亦神之乃持劒祝曰某若異日有此山河
爾當更鳴躍否則已毛復寢未熟劒吼躍如初毛深自
負其後戴離鎮毛請畱戴從之未幾毛以州歸命
于唐莊宗莊宗以毛為其州刺史後竟帥滄海 歷貝

州遼州刺史璋性克悖有膽畧從征河上屢有戰功梁
平授滄州節度使王師討蜀以璋為行營右廂馬軍都
指揮使蜀平璋功居多明年蕭牆禍起繼岌自西川至
渭南部下散亡其川貨妓樂為璋所掠明宗嗣位錄平
蜀功授邠州節度使璋既家富于財有蜀之妓樂騎僭
自大動多不法招致部下繕理兵仗朝廷移授昭義節

度使璋謀欲不奉詔判官邊蔚密言規責乃僂俛承命
洎至潞州狂妄不悛每擁川妓于山亭院服赭黃縱酒
令為王衍在蜀之戲事聞于朝徵為金吾上將軍其年
秋東川節度使董璋上言毛璋男廷贊齎文書往西川
慮有陰事因追廷贊及同行人趙延祚與璋俱下御史
臺獄廷贊乃璋之假姪稱有叔在蜀欲往省之亦無私
書詔停住令歸私第初延祚在獄多言璋陰事璋許重
賂以塞其口及免延祚徵其賂璋拒而不與以至延祚

詣臺訴璋翻覆復下御史臺訊鞠中丞呂夢奇以璋前蒙昭雪令延祚以責賂之故復加織羅故稍佑璋及款狀上聞或云夢奇受璋賂所以獄不盡情執之移與軍巡璋具狀曾許延祚賂未與又云曾借馬與夢奇別無行賂之事朝廷懲其宿惡長流儒州賜死于路

聶嶼鄴中人少為僧漸學吟詠鄭珏之知貢舉也與鄉人趙都俱赴鄉薦都納賂于珏人報翌日登第嶼聞不捷詬來人以恐之珏懼俾俱成名漸為拾遺依郭崇韜

為鎮州書記明宗時為起居舍人雙眸若懸性氣乖僻
人多忌之天成初除鄴都畱守制官與趙敬怡呂夢奇
不足又改河東節度及至常鄙其土風薄其人士或達
于重誨會敬怡入為樞密使與夢奇同搆殺之嶼早依
郭氏門庭致身朱紫名登兩史浙江使迴生涯巨萬至
河東日郭氏次子之婦霜居于家嶼喪偶未久復忍而
納幣人皆罪之明宗在藩邸時素聞其醜聲天成中與
溫韜等同詔賜死

溫韜華原人少為盜據華原事李茂貞名彥韜後降于梁更名昭圖為耀州節度唐諸陵在內者悉發之取所藏金寶而昭陵最固悉藏前世圖書鍾王紙墨筆迹如

新以下有
關文

移許州節度使累官至檢校太尉平章事韜

素善趙巖每依附之莊宗入汴巖恃韜與已素厚遂奔許州韜延之于第斬首傳送闕下同光初韜來朝郭崇韜曰此劫陵賊罪不可赦韜納賂劉后賜姓名紹冲遽遣還鎮明宗卽位流于德州俄賜死長子延濬清泰中

為泥水關使次延招為父牙帳都校次延袤鄧州指揮使咸聚居許下晉天福初聞張從賓作亂于河陽咸往依之從賓慮其難制悉斬于帳下

段凝開封人也本名明遠少穎悟多智數初為澠池簿脫荷衣以事梁祖梁祖漸器之開平三年十月自東頭供奉官授右咸衛大將軍充左軍巡使兼水北巡檢使凝妹為梁祖美人故稍委心腹四年五月授懷州刺史乾化元年十二月梁祖北征迴過郡凝貢獻加等梁祖

大悅梁祖復北凝迎奉進貢有加于前梁祖次相州刺史李思安迎奉疎怠梁祖怒貶思安制云懷州刺史段明遠少年治郡庶事惟公兩度祇奉行鑿數程宿食本界動無遺闕舉必周豐蓋能罄竭于家財務在顯酬夫明獎觀明遠之忠勤若此見思安之悖慢何如其見賞如此其後遷鄭州刺史監大軍于河上梁末帝以戴思遠為北面招討使行師不利用王彥章代之受任之翌日取德勝之南城軍聲大振張漢倫等推功于凝凝倚

撫彥章之失以間之

通鑑彥章棄鄒家口復趨揚劉遊奕將李紹興敗梁遊兵于清丘縣

南段凝以為唐兵已自上流渡驚駭失色而數彥章尤其深入

梁末帝怒罷彥章兵權

凝納賂于趙張二族求為招討使敬翔李振極言不可

竟不能止凝以衆五萬營于高陵津裨將康延孝叛歸

莊宗延孝具陳梁軍虛實莊宗遂決長驅之計未幾莊

宗入汴凝自滑率兵而南前鋒杜晏球至封丘解甲聽

命翼日凝率大軍乞降于汴郊莊宗釋之復以凝為滑

州兵馬留後賜姓名紹欽有頃正授節度改兗州節度

使凝初見莊宗因伶人景進通貨于宮掖凝天性姦佞巧言飾智善候人意其年契丹寇幽州命宣徽使李紹宏監護諸軍以禦契丹凝與董璋成瓦橋關凝巧事紹宏嘗乘間奏凝盖世奇才可以大任屢請以兵柄委之郭崇韜奏曰凝亡國敗軍之將姦諂難狀不可信也凝在藩鎮私用庫物數萬計有司促償中貲其負同光三年四月移授鄧州節度使四年二月趙在禮據鄴城李紹宏請用凝為大將莊宗許之令具方畧條奏凝所請

偏裨皆取其已黨莊宗疑之乃止明宗至洛陽霍彥威怒其前事與溫韜同收下獄詔釋之放歸田里明年竄于遼州竟與溫韜同制賜死

孔謙

通鑑作魏州人

莊宗同光初為租庸副使謙本州之幹吏

上自天祐十二年帝平定魏博會計皆委制置謙能曲事權要效其才力帝委以泉貨之務設法箕歛七八年間軍儲獲濟及帝卽位于鄴城謙已當為租庸使物議以謙雖有經營濟贍之勞然人地尚卑不欲驟授重任

樞密使郭崇韜舉魏博觀察判官張憲為租庸使以謙
為副謙悒然不樂者久之帝既平梁汴謙徑自魏州馳
之行在因謂崇韜曰魏都重地須大臣彈壓以謙籌之
非張憲不可崇韜以為忠告即奏憲為鄴都副畱守乃
命宰臣豆盧革專判租庸謙彌失望乃尋革過失時革
以手書便省庫錢數十萬謙以手書示崇韜亦辭避帝
問當委何人為可崇韜曰孔謙雖久掌貨泉然物議未
嘗居大任以臣所見當委張憲為便帝促徵之憲性精

辨為時者所忌人不右之謙乘間訴于豆盧革曰租庸
錢穀悉在眼前委一小吏可辦鄴都本根之地不可輕
付于人興唐尹王正言無裨益之才徒有獨行詔書既
徵張憲復以何人為代豆盧革言于崇韜崇韜曰鄴都
分司列職皆主上舊人委王正言何慮不辦革曰俱是
失也設不獲已以正言掌租庸取書于大臣或可辦矣
若付之方面必敗人事謙以正言非德非勲懦而易制
曰此議為便然非已志尋掎正言之失泣訴于崇韜厚

賂閹伶以求進用人知奸諂沮之乃上章請退帝怒其規避將寘于法樂人景進于帝前解喻而止王正言風病恍惚不能綜三司事景進屢言于帝乃以正言守禮部尚書以謙為租庸使謙以國用不足奏諸道判官員數過多請只置節度觀察判官書記支使推官各一員畱守置判官各一員三京府置判官推官餘並罷俸錢又奏百官俸錢雖多折支非實請減半數皆支實錢並從之未幾半年俸復從虛折

以下殘闕北夢瑣言云明宗卽位誅租庸使孔謙等

魏州孔目莊宗圍霸以供饋兵食諷有力焉既為租庸使曲事嬖倖奪宰相權專以聚斂為意剝削為端以犯衆怒伏誅

李鄴魏州人也幼事楊師厚及莊宗入魏漸轉裨將歷數郡刺史後遷毫州為政貪穢有奴為人持金以賂鄴奴隱其金鄴殺之其家上訴因訐其陰事詔貶郴州司戶參軍又貶崖州長流百姓所在賜自盡

史臣曰易云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又曰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如毛璋之儔可謂積惡而滅其身矣况溫韜之

發陵寢段凝之敗國家罪不容誅死猶差晚餘皆瑣瑣
何足議焉

舊五代史卷七十三

舊五代史卷七十三攷證

唐列傳二十五毛璋傳授滄州節度使 滄州歐陽史作華州
段凝傳其後遷鄭州刺史監大軍于河上 案歐陽史
遷凝鄭州刺史使監兵于河上李振亟請罷之太祖
曰凝未有罪振曰待其有罪則社稷亡矣然終不罷
也據此則凝監河上軍為梁祖時事通鑑攷異云晉
人取魏博然後與梁以河為境故常以大兵守之太
祖時未也就使當時屯兵河上亦未繫社稷之安危

此必均王時事也

中貫其負 案中貫其負句原本疑有脫誤攷冊府元龜與是書同今仍其舊

舊五代史卷七十三攷證

欽定四庫全書

舊五代史卷七十四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唐書第五十

列傳二十六

康延孝塞北部落人也初隸太原因得罪亡命於汴梁
開平乾化中自隊長積勞至部校梁末帝時頻立軍功
同光元年八月段凝率衆五萬營於王材時延孝為右

先鋒指揮使率百騎來奔莊宗得之喜解御衣金帶以
賜之翌日賜田宅於鄴以為捧日軍使兼南面招討指
揮使檢校司空守博州刺史莊宗屏人問梁兵機延孝
備陳利害語在莊宗紀中莊宗平汴延孝頗有力焉以
功授檢校太保鄭州防禦使賜姓名紹琛明年郊禮畢
授保義軍節度使三年討蜀以延孝為西南行營馬步
軍先鋒排陣斬斫等使延孝性驍健徇利奮不顧身以
前鋒下鳳州收固鎮降興州敗王衍軍於三泉所俘蜀

軍皆諭而釋之自是晝夜兼行王衍自利州奔歸成都
斷吉柏津浮梁以絕諸軍延孝復造浮梁以渡進收綿
州王衍復斷綿江浮梁而去水深無舟楫可渡延孝謂
招撫使李嚴曰吾懸軍深入利在意兵乘王衍破膽之
時人心離沮但得百騎過鹿頭關彼即迎降不暇如俟
修善津梁便留數日若王衍堅閉近關折吾兵勢儻延
旬決則勝負莫可知也宜促騎渡江因與李嚴乘馬浮
江於是得濟者僅千人步軍溺死者亦千餘人延孝即

濟長驅過鹿頭進據漢州居三日部下後軍方至偽蜀
六軍使王宗弼令人持牛酒幣馬歸款旬日兩川平定
延孝止漢州以俟繼皮平蜀之功延孝居敢時邠州節
度使董璋為行營右裏馬步使華州節度使毛璋為行
營左裏馬步使以軍禮當事延孝郭崇韜以私愛董璋
及西川平定之後崇韜每有兵機必召章參決延孝不
平時延孝軍於城西毛璋軍於城東董璋軍於城中閏
十二月延孝因酒酣謂董璋曰吾有平蜀之功公等僕

邀相從反首鼠於侍中之門謀相傾陷吾為都將公及裨校力能斬首璋惶望謝之而退酒罷璋訴於郭崇韜陰銜之乃署董璋為東川節度使落軍職延孝恕謂毛璋曰吾冒白兩犯險阻平定兩川董璋何功遽有其地二人因謁見崇韜曰東川重地宜擇良帥工部任尚書有文武才幹甚洽衆心請表為東川帥崇韜怒曰紹琛反耶敢為吾節度延孝等惶恐而退未幾崇韜為繼岌所害二人因責董璋曰公復首鼠何門璋俛首祈哀而

已四年正月甲申大軍發成都繼岌令延孝以一萬二千人為後軍二月癸巳中軍次武連中使詔至諭以西平王李繼麟有罪伏誅命繼岌殺其子遂州節度使令德延孝大驚俄而董璋率兵之遂州遇延孝不謁延孝怒謂諸校曰南平梁汴西定巴邛畫策之謀始於郭公而汗馬之勞力摧強敵即吾也若以背偽歸國掎角而成霸業即西平王之功第一西平與郭公皆以無罪赤族歸朝之後次當及我矣丙申延孝次劍州時延孝部

下皆郡延河中舊將焦武等知西平王被禍兼誅令德
號哭軍門訴於延孝曰西平無罪二百口伏誅河中舊
將無不從坐某等必死矣時魏王繼岌到泥溪延孝報
繼岌云河中兵士號哭欲為亂丁酉延孝至劍州遂擁
衆迴自稱西川節度三州制置等使以檄招諭人三日
間衆及五萬已亥繼岌至利州是夜守吉栢津使密告
魏王曰得紹琛文字令斷吉栢浮梁繼岌懼乃令梁漢
顯以兵控吉栢津延孝已擁衆急趨西川繼岌遣人馳

書諭之夜半令監軍使李廷安召任圜因署為副招討
使令圜率兵七千騎與都指揮使梁漢顯監軍李廷安
討之辛丑先令都將何建崇擊劍門下之甲寅圜以大
軍至漢州延孝來逆戰圜令董璋以東川懦卒當其鋒
伏精兵於其後延孝擊退東川之兵急追之遇伏兵起
延孝敗馳入漢州閉壁不出西川孟知祥以兵二萬與
圜合勢攻之

九國志李延厚傳康延孝入漢州知祥遣延厚率兵二千會李仁罕討之將行誓士

率曰今出師不三旬必破賊乃立功圖賞之日也士卒有誓忠立東襄衰疾者立西襄無自苦也得請行者七

百人逐延孝西寨斬首百餘級竟拔其城漢州四面樹竹木為柵三月乙丑圍陣於金鴈橋即率諸軍鼓譟而進四面縱火風焰亘空延孝危急引騎出戰遇陣於金鴈橋又敗之以十數騎奔綿州河建崇追及擒之任圜命載以檻車時孟知祥與任圜董璋置酒高會因引令延孝檻車至會知祥問曰明公頃自梁朝脫身歸命纔平汴水節制陝郊近領前鋒尅平劍外歸朝之後授爵冊勲巨鎮尊官誰與為旣奈何躁憤自毀功庸入此檻車還為鄧艾深為痛

惜誰肯愍之知祥因手自注盃以飲之延孝曰自知富貴難消官職已足然郭崇韜佐命元勲輔成大業不動干戈收獲兩川自古殊功但恐不及一旦何罪闔門被誅延孝之徒何保首領以此思慮不敢歸朝天道相中使向延嗣賫詔至遂誅之部下懷其首級瘞於昭應縣民陳暉地天成初其子發之攜去

朱守殷小字會兒莊宗就學以廝養之役給事左右及莊宗即位為長直軍使雖列戎行不聞戰攻每攜人之

短長中於莊宗漸以心腹受委河上對壘稍遷蕃漢馬步都虞候守殷守德勝塞為梁將王彥章所改守殷無備遂陷南寨莊宗聞之曰駕才大悞予事因徹北寨往固楊劉明宗在鄆州密請以覆軍之罪罪之莊宗私於腹心忍而不問同免二年為振武節度使不之任仍兼領蕃漢馬步軍京城初定內外警巡恃憑主恩蔑視勲舊與景進互相表裏又強作宿德之態言語遲緩自謂沉厚及郭從謙犯興教門步軍始亂中使急召騎士守

殷按甲不進莊宗獨領宦官斫射屢退而騎軍終不至
莊宗既崩守殷擁衆方在北却憩於茂林之下迨聞凶
問乃入內選嬪御及珍寶以歸恣軍士剽掠都翌日方
定率諸校迎明宗於東郊天成初授河南尹判六軍諸
衛事加侍中移汴州節度使車駕將巡幸外議諠然初
以為平吳又云制置東諸侯守殷乃生雲夢之疑遂殺
都校馬彥超副使宋敬歐陽史守殷將叛召都指揮使
殷之明宗憐彥超之死以
馬彥超與計事彥超不從守殷
其子承祚為洺州長史守殷驅市人閉壁以叛明宗

途次京水聞之親統禁軍倍程直抵其壘長圍夾攻總
城甚衆守殷力屈盡殺其族引頸令左右盡其命王師
入城索其黨盡誅之詔鞭守殷尸梟首懸於都市滿七
日傳送洛陽

楊立者潞州之小校初事李嗣昭及李繼韜皆畜養甚
厚繼韜被誅憤憤失志同光二年四月有詔以潞兵三
萬人戍涿州將發其衆謀曰我輩事故使二十年衣食
豐足未嘗邊塞征行苟於邊上差跌白骨何歸不如據

城自固事成則富貴耳因聚徒百餘輩攻子城東門城中大擾副使李繼珂及監軍張機祚出奔立自稱留後率軍民上表請旄節莊宗怒命明宗與李詔直攻討一月拔之生擒立及其同惡十餘人送於闕下皆磔於市潞州城峻而隍深故立輒敢據之莊宗因茲詔諸道撤防城之備焉

竇廷琬者世為青州牙將梁祖擢真左右同光初為復州遊奕使姦盜屏跡歷貝州刺史未幾請制置慶州鹽

池逐年出絹十萬疋米十萬斛遂以廷琬為慶州防禦使俾制置之由是嚴刑峻法屢撓邊人課利不集詔移任於金州廷琬據慶州叛詔邠節度使李敬周於率兵討平之夷其族

張虔釗遼州人也

九國去云虔釗遼州榆社人父簡唐檢校尚書左僕射

初為太

原牙校以武勇聞於流輩武皇莊宗之世累補左右突

騎軍使

九國志莊宗嘗以偏師取鎮陽命虔釗率騎為先鋒屢挫賊銳遂陷其城

明宗素聞

虔釗有將才及即位擢為護駕親軍都指揮使領春州

刺史天成中與諸將圍王都於中山大敗契丹於嘉山

之下及定州平以功授滄州節度使

北夢瑣言虔劍鎮滄州日因亢旱民

饑發廩賑之方上聞帝甚嘉獎他日秋成倍斗徵劍朝論鄙之

移鎮徐州長興中為山

南西道節度使兼西面馬步軍都部署及末帝起於鳳

翔閔帝詔令虔劍帥部兵會王師於岐下洎西師俱變

虔劍憤惋退歸興元因與洋州節度使孫漢韶俱送款

於蜀孟知祥待之尤厚偽授本鎮節度使俾知祥坐獲

山南之地由虔劍之故也

北夢瑣言入蜀取人產業賸貨無厭蜀民怨之孟昶

嗣偽位加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晉開運末蜀人聞契丹

入洛令虔釗率衆數萬將寇秦雍俄聞漢高祖已定中

原虔釗無功而退

九國志云歷左右匡聖馬步軍都指揮使出為昭武庫節度使及漢祖即

位乃移鎮梁州以觀朝廷之變會晉昌軍節度使趙匡

贊鳳翔節度使侯益俱謀歸蜀遂以虔釗為北面行營

招討使應接經營俄而趙匡贊侯益請相出師掠定三

秦因命虔釗與韓保貞等總師五萬出散關雄武軍節

度使何重建出隴右秦鑾肅衛都虞侯李廷珪出子午

谷會於雍州廷珪始出子午谷聞匡贊為王景崇所逼

棄城自牧東去遂先退師時虔釗福誠保貞師次陳倉

謀不相叶而侯益聞匡贊已去廷珪班師亦誠歎中變

閉壘不出司天監趙廷樞累以雲氣不利為諷保貞乃

與福誠率所部取隴川道會重建歸蜀虔釗留寶維以

勢孤不可
深入遂班師
行至興州感憤而卒

楊彥溫汴州人本梁朝之小校也莊宗朝累遷裨將天成中為河中副指揮使及末帝鎮河中尤善待之因奏為衙門都指揮使長興元年四月乘末帝閱馬于黃龍庄據城謀叛末帝遣人誥之曰吾善待汝何苦為叛彥溫報曰某非敢負恩緣奉樞密院宣頭令某拒命請相公但歸朝廷數日詔末帝歸朝明宗疑其詐不欲興兵授彥溫絳州刺史安重誨堅請出師即命西京留守索

自通侍衛步軍指揮使藥彥稠等帥兵攻之五日而拔
自閉門及敗凡十三日初彥稠出師明宗戒之曰與朕
生致彥溫吾將自訊之及收城斬首傳送明宗深怒彥
稠等時議者以當時四海恬然五兵載戢蒲非邊郡近
在國門而彥溫安敢狂悖皆以為安重誨方弄國權尤
忌末帝之名故巧作窺圖究莫能傾陷也彥溫愚昧為
人所嫉故滅其族焉

史臣曰春秋傳云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故不復

較其優劣焉唯虔創因避地以偷生彥溫乃為人之所
嗾比諸叛臣亦可矜也

舊五代史卷七十四

舊五代史卷七十四攷證

唐列傳二十六朱守殷傳車駕將巡幸外議誼然初以
為平吳又云制置東諸侯守殷乃生雲夢之疑遂殺
都校馬彥超副使宗敬守殷驅市人閉壁以叛明宗
途次京水聞之親統禁軍倍程直拓其壘長圍夾攻
絀城甚衆守殷力屈盡殺其族引頸令左右盡其命
案儒林公議云朱守殷與霍彥威同立明宗尋判
諸軍事兼河南伊旋除宣武軍節度使時樞密使安重

誨用事汴之財利遣中人宄權之守殷軍用不給累表杭論重謁既而復奪之守殷不平頗出怨言重誨奏其反收明宗親率師討之車駕至汴京守殷自以本無不臣之意為權臣誣奏登明門望明宗叩頭號哭稱冤明宗思其功許以開門自親重誨已麾軍登陴勢不可遏城陷誅之攷守殷之叛歐陽史通鑑與是書無異辭而儒林公議以為守殷本無反心為重誨所陷蓋傳聞之互異也

本集末行卷次訛誤

楊立傳有詔以潞兵三萬人戍涿州 案通鑑作發安
議兵三十戍涿州

命明宗與李紹真攻討 李紹真通鑑作李紹榮

舊五代史卷七十二攷證

欽定四庫全書

舊五代史卷七十五

宋門下侍郎叅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晉書第一

高祖紀一

高祖聖文章武明德孝皇帝姓石氏諱敬瑭太原人也
本衛大夫碯漢丞相奮之後漢袁關輔亂子孫流汎西
裔故有居甘州者焉四代祖璟以唐元和中與沙陀軍

都督朱耶氏自靈武入附憲宗嘉之隸為河東陰山府
裨校以邊功累官至朔州刺史天福二年追尊為孝安
皇帝廟號靖祖陵曰義陵祖妣秦氏追謚為孝安元皇
后三代祖柳早薨贈左散騎常侍追尊為孝簡皇帝廟
號肅祖陵曰惠陵祖妣安氏追謚孝簡恭皇后皇祖諱
翌任振武防禦使贈尚書右僕射追尊孝平皇帝廟號
睿祖陵曰康陵祖妣米氏追謚孝平獻皇后皇考諱紹
雍番字臬振難善騎射者經遠大畧事後唐武皇及莊

宗累立戰功與周德威相亞平洛二州刺史薨于任
贈太傅追尊為孝元皇帝廟號憲祖陵曰昌陵皇妣何
氏追謚孝元懿皇后帝即孝元之第二子也以唐景福
元年二月二十八日生于太原派陽里時有白氣充庭
人甚異焉及長性沈澹寡言笑讀兵法重李牧周亞夫
行事唐明宗為代州刺史每深心器之因妻以愛女唐
莊宗聞其善射擢居左右明宗請隸大軍從之後明宗
從莊宗征行命帝領親騎號三討軍倚以心腹天祐十

二年莊宗併有河北之地開府于鄴梁遣上將劉鄩以兵五萬營于莘十三年二月鄩引兵突至清平薄于城下莊宗自至甘陵兵未陣多為鄩所掩帝領十餘騎橫槊深入東西馳突無敢當者卒全部伍而還莊宗壯之拊其背曰將門出將言不謬爾因頒以器帛復親為啗酥當時以為異恩由是知名明年鄩兵陣于莘之西北明宗從莊宗酣戰久之塵埃四合帝與明宗俱陷陣內帝挺身躍劍反復轉鬪行數十里逐鄩于故元城之東

是日鄴軍殺傷過半十五年唐軍拔楊劉鎮梁將賀瓌
設伏于無石山明宗為瓌所迫帝為後殿破梁軍五百
餘騎按轡而還十二月莊宗與梁軍大戰于胡柳陂衆
號十萬總管周德威將左軍雜以燕人前鋒不利德威
死之莊宗率步衆五千固守高陵以避敵之銳明宗獨
完右廣伏于土山之下顧謂帝曰梁人首獲其利旌旗
甚整何計可以挫之帝曰臘後寒如此出手墮指彼多
步衆易進難退莫若啜糲飲水徐而困之且趨乘徒行

其勢不等一擊而破期在必勝明宗曰是吾心也會日暮梁軍列于平野五六萬人為一方陣麾遊騎以迫唐軍帝曰敵將遁矣乃請明宗令士整冑寬而羅之命左射軍三百人鳴矢馳轉漸束其勢以數千騎合之迨夜旌旗皆靡而一角先潰三面踵之其牙卒相擊若火爆之聲橫尸積甲不可勝計由是梁人勢削莊宗進營德勝渡十八年十月又從明宗戰梁人于德勝渡敗其將戴思遠殺二萬餘人十九年戰胡盧套唐軍稍卻帝親

其敵銳拔劍闢道肩護明宗而退敵人望之無敢襲者
二十年十月從明宗觀梁人之楊村塞部曲皆不擐甲
俄而敵出不意以兵掩明宗刃將及背帝挾戰戟而進
一擊而凶酋落馬者數輩明宗遂解其難是歲莊宗即
位于鄭改元同光遣明宗越河懸軍深入以取鄆鄆人
始不之覺帝以五十騎從明宗涉濟突東門而入鄆兵
來拒帝中刃翼明宗羅兵通衢巍然不動會後騎繼至
遂拔中城以據之既而平汴水滅梁室致莊宗一統集

明宗大勲帝與唐末帝功居其最莊宗朝官未顯者以
帝不好矜伐故也惟明宗心知之同光四年二月趙在
禮據鄴為亂朝廷遣元行欽招之不下羣議紛然以為
非明宗不可莊宗乃以明宗為統帥時帝從行至魏諸
軍有變叩馬請明宗帝河北明宗受霍彥威勸將自訴
于天子遂佯諾諸軍亦恐事不果而散者甚衆明宗所
全者惟常山一軍而已西次魏縣帝密言于明宗曰猶
豫者兵家大忌必若求訴宜決其行某願率三百騎先

趨汴水以探虎口如遂其志請大軍速進夷門者天下之要害也據之可以自雪安有上將與三軍言變他日有平手乎危在頃刻不宜恬然明宗至相州遂分驍騎三百付之遣帝由黎陽濟河自汴西門而入因據其城及明宗入汴莊宗親統師亦至城之西北五里登高歎曰吾不濟矣由此莊宗從兵大潰來歸明宗明宗尋遣之令率兵為前鋒趨汜水關俄而莊宗遇內難而崩是月明宗入洛嘉帝之功自總管府都校署陝府兵馬留

後明宗即位改元天成五月加帝光祿大夫檢校司徒
充陝州保義軍節度使歲未期而軍民之政大治焉二
年二月加檢校太傅兼六軍諸衛副使進封開國伯增
食邑四百戶是月帝赴關以倅六軍諸衛事故也八月
加食邑八百戶實封一百戶旌為政之效也十月明宗
幸汴以帝為御營使車駕次京水飛報汴州節度使朱
守殷叛明宗命帝董親軍倍道星行信宿及浚城一戰
而拔之尋以帝為宣武軍節度使侍衛親領步軍都指

揮使兼六軍諸衛副使進封開國公加食邑五百戶賜
耀宗匡定保節功臣四月車駕還洛制加檢校太傅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興唐尹鄴都留守天雄軍節度使五
月丁未加駙馬都尉長興元年二月明宗南郊禮畢加
檢校太尉增食邑五百戶尋詔歸任時鄴都繁富為天
下之冠而土俗獷悍民多爭訟帝令投函府門一一覽
之及踰年盈積几案滯于獄者甚衆時論以此減之九
月東川董璋叛朝廷命帝為東川行營都招討使兼知

東川行府事十月至自魏博董衆西征二年春以川路險艱糧運不繼詔班師四月復兼六軍諸衛副使六月改河陽節度使仍兼兵柄是時秦王從榮奏伏見北面頻奏報契丹族移帳近塞吐渾突厥已侵邊地戍兵雖多未有統帥早宜命大將一人以安雲朔明宗曰卿等商量從榮與諸大臣奏曰將校之中惟石敬瑭康義誠二人可行帝素不欲為禁軍之制即奏曰臣願此行明宗曰卿為吾行事無不濟及受詔不落六軍副使帝復

遷延辭避十一月乙酉明宗復謂侍臣曰雲州奏契丹自幽州移帳言就放牧終冬不退其患深矣樞密使范延光奏曰已議石敬瑭與康義誠北行然其定奪即在宸旨帝奏曰臣雖不才爭敢避事但進退惟命明宗曰卿為吾行甚叶衆議由是遂定丁亥加兼侍中太原尹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兼大同振武彰國威塞等軍蕃漢步馬軍總管改賜竭忠匡運寧國功臣翼日宴于中興殿帝捧觴上壽因奏曰臣雖微怯惟邊事敢不盡其

忠力但臣遠違玉階無以時申補報帝因再拜告辭明
宗泣下霑衿左右怪其過傷果與帝因此為訣不復相
見矣十二月明宗晏駕帝聞之長慟若喪考妣應順天
年正月閔帝即位加中書令及增食邑帝性簡儉未嘗
以聲色滋味輒自燕樂每公退必召幕客論民間利害
及刑政得失明而難犯事多親決有店婦與軍士訟云
曝粟于門為馬所食而軍士懇訴無以自明帝謂鞠吏
曰兩訟未分何以為斷可殺馬剝腸而視其粟有則軍

士誅無則婦人死遂殺馬馬腸無粟因戮其婦人境內
肅然莫敢以欺事言者三月移鎮常山所歷方鎮以孝
治為急見民間父母在昆弟分索者必繩而殺之勤於
吏事廷無滯訟常山屬邑曰九門有人鬻地與異居兄
議價不定乃移于他人他人須兄立券兄固抑之因訴
于令令以弟兄俱不義送府帝監之曰人之不義由牧
長新至教化所未能及吾甚愧焉若以至理言之兄利
良田弟求善價順之則是沮之則非其兄不義之甚也

宜重筭馬市田以高價者取之上下服其明及岐陽兵
亂推潞王為天子閔帝急詔帝赴關欲以社稷為託閔
帝自洛陽出奔于衛相遇于途遂與閔帝迴入衛州時
閔帝左右將不利于帝帝覺之因擒其從騎百餘人閔
帝知事不濟與帝長慟而別帝遣刺史王宏贄安置閔
帝于公舍而去尋為潞王所害帝後長以此愧心焉清
泰元年五月復授太原節度使北京留守充大同振武
彰國威塞等軍蕃漢馬步總管二年夏帝屯軍于忻州

朝廷遣使送夏衣傳詔撫慰後軍人遽呼萬歲者數四
帝懼斬挾馬將李暉已下三十餘人以徇乃止三年五
月移授鄆州節度使進封趙國公仍改扶天啟運中正
功臣尋降詔促帝赴任帝心疑之乃召僚佐議曰孤再
受太原之日主上面宣云與卿北門一生無議除改今
忽降此命莫是以去年忻州亂兵見迫過相猜乎又今
年千春節公主入覲當辭時謂公主曰爾歸心甚急欲
與石郎反耶此疑我之狀固且明矣今天子用后族委

邪臣沈湎荒忽萬機停壅失刑失賞不亡何待吾自應
順中少主出奔之日覩人情大去不能扶危持顛憤憤
于方寸者三年矣今我無異志朝廷自啟禍機不可安
然死于道路况太原險固之地積粟甚多若且寬我我
當奉之若必加兵我則外告鄰方北構強敵興亡之數
皎皎在天今欲發表稱疾以俟其意諸公以為何如

玉堂

聞話晉祖在并部嘗從容謂賓佐云近因晝寢忽夢若
頃年在洛京時與天子連鑣于路過舊第謂子請某入
其地某遜讓者數四不得已即促轡而入至廳事下馬
升自阼階西向而坐天子已馳車去矣其夢如此羣僚

莫敢有所答是年冬果有鼎革之事攷晉
祖懷不軌之志久矣故託夢以惑衆也 掌書記桑維

翰都押衙劉知遠贊成密計遂拒末帝之命朝廷以帝

不奉詔降制削奪官爵即詔晉州刺史北面副招討使

張敬達領兵圍帝于晉陽帝尋命桑維翰詣諸道求援

契丹遣人復書諾之約以中秋赴義

遼史太宗紀云七月丙申唐河東節

度使石敬瑭為其主所討遣趙瑩求救時趙德鈞亦遣使至河東復遣桑維翰來告急遂許與師八月庚午自

將以援敬瑭 六月北面招討指揮使安重榮以部曲數千人

入城七月代州屯將安元信率一軍與西河面先鋒指

揮使安審信引五百騎俱至八月懷州彰聖軍使張萬

迪等各率千餘騎來降是月外衆攻我甚急帝親當矢

石人心雖固廩食漸困九月辛丑契丹主率衆自鴈門

而入旌旗不絕五十餘里

遼史九月丁酉入鴈門戊戌次忻州己亥次太原

先

使人報帝云吾欲今日便破賊可乎帝使人馳告曰皇

帝赴難比要成功賊勢至厚可明旦穩審議戰未為晚

也使未達契丹已與南軍馳將高行周符彥卿等合戰

時張敬達楊光遠列陣西山下士未及成伍而行周彥

卿為伏兵所斷舍軍而退敬達等步兵大敗死者萬人

是夜帝出北門與戎王相見戎王執帝手曰恨會面之

晚因論父子之義

通史敬瑭率官屬來見帝執手撫慰之契丹國志云敬瑭見契丹帝問曰

皇帝遠來士馬疲倦遽與唐大戰而勝何也帝曰始我

謂唐必斷鴈門諸路伏兵險要不可得進使人偵視皆

無之是以長驅而深入我氣方銳乘此擊之是以勝之敬瑭歎服

明日帝與契丹圍敬

達營寨南軍不復出矣帝與契丹本無結好自末帝見

迫之後遣腹心何福以刀錯為信一言親赴其難迅若

流電信天意耶已酉唐末帝率親軍步騎三萬出次河

橋辛亥末帝詔樞密使趙延壽分衆二萬為北面招討使又詔魏博節度使范延光統本軍二萬人屯遼州十月幽州節度使趙得鈞領所部萬餘人自上黨吳兒谷合延壽兵屯圍柏谷與敬達寨相去百里彌月竟不能相通

遼史初圍晉安分遣精兵守其要害以絕援兵之路趙延壽等皆逗留不進

十一月戎

王會帝于營謂帝曰我三千里赴義事湏必成觀爾體貌恢廓識量深遠真國主也天命有屬時不可失欲徇蕃漢羣議冊爾為天子帝節讓久之既而諸軍勸請相

繼乃命築壇于晉陽城南冊帝為大晉皇帝戎王自解

衣冠授焉

遠史太宗紀十一年冬十月甲子封敬瑯為晉王十一月丁酉冊敬瑯為大晉皇帝

文

曰維天顯九年歲次丙申十一月丙戌朔十二日丁酉
大契丹皇帝若曰於戲元氣肇開樹之以君天命不恒
人輔惟德故商政衰而周道盛秦德亂而漢圖昌人事
天心古今靡異咨爾子晉王神鍾睿哲天贊英雄叶夢
日以儲祥應澄河而起運迨事數帝歷試諸艱武畧文
經迺由天縱忠規孝節固自生知猥以眇躬奄有北土

暨明宗之享國也與我先哲王保奉明契所期子孫順承患難相濟丹書未泯白日難欺顧予纂承罔敢失墜爾惟近戚實係本枝所以予視爾若子爾待予猶父也朕昨以獨夫從珂本非公族竊據寶國棄義忘恩逆天暴物誅翦骨肉離間忠良聽任矯諛威虐黎獻華夷震悚內外奔離知爾無辜為彼致害敢徵衆旅來逼嚴城雖併吞之志甚堅而幽顯之情何負達予聞聽深激憤驚乃命興師為爾除患親提萬旅遠殄羣兇但赴急難

罔辭艱險果見神祇助順卿士協謀旗一麾而棄甲平
山鼓三作而殪屍徧野雖以遂予本志快彼羣心將期
稅駕金河班師玉塞矧今中原無主四海未寧茫茫生
民若墜塗炭況萬幾不可以暫廢大寶不可以久虛拯
溺救焚當在此日爾有庇民之德格于上下爾有戡難
之勲光于區宇爾有無私之行通乎神明爾有不言之
信彰乎兆庶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厯數在爾躬是
用命爾當踐皇極仍以爾自茲并土首建義旗宜以國

號曰晉朕永與為父子之邦保山河之誓於戲補百王之闕禮行茲盛典成千載之大義遂我初心爾其永保兆民勉持一德慎乃有位允執厥中亦惟無疆之休其誠之哉禮畢帝鼓吹道從而歸始梁開國之歲即前唐天祐四年也潞州行營使李思安奏壺關縣庶穰鄉鄉人伐樹樹倒自分兩片內有六字如左書云天十四載石進梁祖令藏于武庫然莫詳其義至帝即位識者曰天字取四字中兩畫加之于旁則丙字也四字去中之

兩畫加十字則申字也帝即位之年乃丙申也又易云
晉者進也國號大晉皆符契焉又帝即位之前一年歲
在乙未鄴西有柵曰李固清淇合流在其側柵有橋橋
下大鼠與蛇鬪鬪及日之申蛇不勝而死行人觀者數
百識者志之後唐末帝果滅于申又末帝真定常山人
也有先人舊廬其側有古佛剎剎有石像忽搖動不已
人皆異之及重圍晉陽帝遣心腹何福輕騎求援北蕃
蕃主自將諸部赴之不以繒帛不以珠玉若響應聲謂

福曰吾已兆于夢皆上帝命我非我意也

契丹國志引
紀錄錄云契

丹主德光常晝寢夢一神人花冠美姿容輜輶甚盛忽
自天而下衣白衣佩金帶執鐃錄有異人十二隨其後
內一黑鬼入德光懷而失之神人語德光曰石郎使人
喚女女湏去覺告其母母忽之不以為異後復夢即前
神人也衣冠儀貌儼然如故曰石郎已使人來喚汝既
覺而驚復以告母母曰可命筮乃召巫筮言太祖從西
樓來言中國將立天王要爾為助爾湏去未決旬唐石
敬瑭反于河東為後唐張敬達所敗亟遣趙瑩持表重
賂許割燕雲求兵為援契丹主曰我
非為石郎興師乃奉天帝敕使也
時援兵未至偽將

張敬達引軍逼城設柵柵將成忽有大風暴雨柵無以

立後築長城城就又為水潦所壞城終不能合晉陽有

北宮宮城之上有祠曰毗沙門天王帝曾焚修默而禱之經數日城西北闔正受敵處軍候報稱夜來有一人長丈餘介金執爻行于城上久方不見帝心異之又牙城有僧坊曰崇福坊之廡下西北隅有泥神神之首忽一日有煙生其騰郁如曲突之狀坊僧奔赴以為人火所延及俯而視之無所有焉事尋達帝帝召僧之臘高者問焉僧曰貧道見莊宗將得天下曾有此煙觀此噴湧甚于當時兆可知矣自此日旁多有五色雲氣如蓮

芟之狀帝召占者視之謂曰此驗應誰占者曰見處為
瑞更應何人又帝每詰旦使慰撫守陴者率以為常忽
一夕已暝城上有號令之聲聲不絕者三帝使人問之
將吏云從上傳來者皆知神助時城中復有數家井泉
暴溢不止及蕃軍大至合勢破之末帝之衆似拉朽焉
斯天運使然非人力也是日帝言于戎王願以鴈門已
北及幽州之地為戎王壽仍約歲輸帛三十萬戎王許
之

舊五代史卷七十五

舊五代史卷七十五攷證

晉書高祖紀一本衛大夫碯漢丞相奮之後 案歐陽

史作其姓石氏不知其得姓之始

皇考諱紹雍 紹雍原本作詔雍考五代會要歐陽史
俱作紹雍今改正

命帝領親騎號三討軍 三討軍歐陽史作左射軍

乃命築壇于晉陽城南 案通鑑作築壇于柳林遼史

亦作設壇于晉陽

歲次丙申十一月丙戌朔十二日丁酉

引廢帝實錄契丹立晉誤在閏月丁卯辨正在唐紀
歐陽史及通鑑並從晉紀作十一月丁酉

四字去中之兩畫 案原本作中去之兩畫今從冊府
元龜改正

帝遣心腹何福輕騎求援北蕃 案原本闕帝遣心腹
四字今從冊府元龜增入

舊五代史卷七十五攷證